

《荀公曾集》 [晋] 荀勖

晋荀公曾集题词

荀成侯学古而佞者也。史责其援朱均以贰极煽褒口而偶震。至于斗粟兴谣踰里成咏阶祸已甚诚，无辞焉。勖博文明识牛铎谐乐，劳薪炊饭咸能辨之。茂先伦匹也。顾其文采则谢弗如泰。始中与传张同造诗歌，荀尤少味，始叹班固明堂宝鼎不可复作。独其条问列和表，正笛声乐家之论，尽称为优。其它简牍亦云清令盖晋初之文。羹玄尚存，雕几未及，名人吐辞简直近理。江左文士盛谈茂先散珠太冲横锦若，二荀者流忽而不言。不几，乘大辂，笑椎轮乎无惑乎。六朝体制追时为工，登高望之，旗靡辙乱也。东汉荀氏后多显人。景倩、既让，文若公曾。尤媿慈明，何其子孙，位通而德俭也。已是名克家然乎

娄东张溥题

晋荀公曾集目录

赋

蒲萄赋

奏

条牒问列和诸律意状奏

表

辞尚书令表

让豫州大中正表

让乐事表

答问三公表

对

议遣王公之国对

议增置文法对

议

省吏议

甲乙议

书

为文王与孙皓书

答王琛书

序

穆天子传序

乐歌

晋四厢乐歌

正旦大会行礼歌

于皇

明明

邦国

祖宗

王公上寿歌

践元辰

食举乐东西厢歌

煌煌

宾之初筵

三后

赫矣

列文

猗欤

隆化

振鹭

翼翼

既宴

时雍

嘉会

晋正德大豫舞歌

正德舞歌

大豫舞歌

诗

从武帝华林园宴二首

附录

本传

晋荀公曾集目录终

晋荀公曾集

魏 颖川荀勖 着

明 太仓张溥 阅

赋

蒲萄赋

灵运仙流，休祥允淑。懿彼秋方，干元是畜，有蒲萄之珍奇，应淳和而延育。

奏

条牒问列和诸律意状奏

泰始十年，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。太乐郎张秀等校试，其三句与杜？及左延年律法同。其二十二句视其铭题尺寸，是笛律也，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。昔魏明帝时，令和承受一笛声以作此律，欲使学者各居一坊。歌咏讲习，依此律调。至于都和乐时，但视其尺寸知名，皆丝竹歌咏者，皆得均合。歌声浊者，用长笛长律；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。凡弦歌调，张清浊之制。不依笛尺寸名之，则不可知也。勖等奏，奏可。

昔先王作乐也，以振风荡俗，飡神佑贤，必协律吕之和。以节八音之中，是故郊祀朝宴。用之有制，歌奏分叙，清浊有宜。故曰五声十二律，还相为宫。此经传寄籍可得而知者也。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，则率意而作，不由曲度

，考以正律，皆不相应。吹其声均，多不谐合。又辞先师传笛，别以清浊，直以长短，工人裁制，旧不依律。是为作笛无法。而和写笛造律，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。非所以稽古先哲，垂显于后者也。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，及依典制，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。声均调和。器用便利，讲肆弹击，必和律吕。况乎宴飨万国，奏之庙堂者哉。虽伶夔旷远，至音难精，犹疑仪形古者，以求厥衷，合乎经理，于制为详。若可施行，请更部笛工，选竹造作，下太乐乐府。施行平议，诸杜夔左延年律，可皆留其御府。笛正声下，征各一具，皆铭题作者姓名，其余无所施用，还付御府毁。佑宋书作左中用勔又问和作笛，为可依十二律。作十二笛，令一孔依一律，然后乃以为乐不？和辞太乐东厢长笛正声，已长四尺二寸。令当复取其下征之声，于法声浊者笛当长，记其尺寸，乃五尺有余，和者日作之，不可吹也。又笛诸孔，虽不校试。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。按太乐四尺一寸，笛正声均应蕤宾。以十二律还相为宫，推法下征之孔，当应律大吕。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，不得长五尺余。辄令太乐郎刘秀、邓昊等，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。又吹七律一孔，一校，声皆相应。然后令郝生鼓箏、宋同吹笛，以为杂引相和诸曲。乃辞曰：「自和父祖汉世以来，笛家相传，不知此法。而令调均与律相应。实非所及也。」郝生、鲁基、种整、朱夏皆与和同。

又问和笛有六孔，及其体中之空为七。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征羽孔，调与不调，以何检知？和辞先师相传吹笛，但以作曲相语。为某曲当举某指。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。若当作笛，其仰尚方笛工，依案旧像讫。但吹取鸣者，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。按周礼调乐，金石有十定之声，是故造钟磬者依律调之。然后施于厢悬。作乐之时，诸音皆受钟磬之均，即为悉应律也。至于飨宴殿堂之上，无厢悬钟磬，以笛有一定调，故诸弦歌皆从笛为。是为笛由钟磬宜必合于律吕。如和所对，直以意造，率短一寸。七孔声钧，不知其皆应何律。调与不调，无以捡正。为取竹之鸣者，为无法制。辄令部郎刘秀、邓昊、王艳、魏邵等，与笛工参其作笛。工人造其形，律者定其声，然后器象有制，音均和协。又问和元不知律吕之义，作乐音均，高下清浊之调，当以何名之？和辞每合乐时，随歌者声之清浊。用笛之长短，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，因名之三尺二调也；声清者用二尺九笛，因名曰二尺九调。汉魏相传，施行皆然。按周礼奏六乐，乃奏黄钟；歌大吕，乃奏太簇；歌应钟，皆以律吕之义。纪歌奏清浊，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。虽汉魏用之，俗而不典。部郎刘秀邓昊等，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，应无射之。律若宜用长笛，执乐者曰：「请奏无射。周语曰：『无射，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。』」示民轨仪也。二尺八寸四分四厘，应黄钟之律；若宜用短笛，执乐者曰：「请奏黄钟。周语曰：『黄钟，所以宣养六

气九德也。』』是则歌奏之义，当和经礼，考之古典，于制为雅。

表

辞尚书令表

从六官所长，冢宰为首，秦公卿赞，以丞相御史为寇。令者尚书令总此三者，非臣弩闇所宜忝窃。

让豫州大中正表

被敕以臣为豫州大中正。臣与州间乡党，初不相接。臣本州岛十郡方与他郡人数倍多。品藻人物，以正豫州请论。此乃臧否之本，风俗所重。

让乐事表

臣掌著作，又知秘书。今覆校错误十余万卷书，不可仓卒复兼他职，必有废口。

答问三公表

咸宁四年，司徒王曾迁太宰，诏问勳。司徒处当得，人副远近之望，并治事件才谁可也？勳表。三公具瞻之望，诚不可用非其人。昔魏文帝用贾诩，孙权笑之。尚书令李胤，忠亮高洁，堪处台辅。

荐三公保傅表

三公保傅，宜得其人。若使杨珧参辅东宫，必当仰称圣意。尚书令卫瓘、吏部尚书山涛，皆可为司徒。如以瓘新为令，未出者，涛及其入。

对

议遣王公之国对

如诏准古方伯选才，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。诚如明旨，至于割正封疆。使亲疏不同，诚为佳矣。然分裂旧土，犹惧多所摇动，必使人心忽扰。思惟窃宜如前，若于事不得，不时有所转封，而不至分割土域。有所损夺者，可随宜节度。其五等体国经远，实不成制度。然但虚名，其于实事，略与就郡县乡亭无异。若造次改夺，恐不能不以为恨。今方了其大者，以为五等，可须后裁度。凡是虽有久而益善者，若临时或有不解，亦不可忽。

议增制文法对

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羨、赵咸为舍人，对掌文法，诏以问勳，勳对。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，六合为一，望道化隆洽，垂之将来。而门下上称程咸、张恽，下称此等，欲以文法为政，皆愚臣所未达者。昔张释之谏汉文谓：兽圈畜夫，不宜见用。邴吉住车，明调和阴阳之本。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之惠诚重惜大化也。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。明帝时，犹以付内常侍。以臣所闻，明帝时唯有通事刘泰等，官不过与殿中同号耳。又顷言论者皆云，省官减事，而求益吏者相寻矣，多云尚书郎大令史。不亲文书，乃委付书令史及干诚吏

，多则相倚也。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，臣窃谓不可。

议

省吏议

时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，勸议云。

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昔萧曹相汉，载其清静，至画一之歌，此清心之本也。汉文垂拱，几制形措，此省事也。光武并合吏员，县官国邑，裁置十一，此省官也。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，减天下吏员，正始中亦并合郡县，此省吏也。今必求之于本，则宜以省事为先。凡居位者，使务思萧曹之心，以翼佐大化，笃义行，崇敦睦。使媚宠忘本者不得容，而伪行自息。浮华者惧矣，重敬让，尚止足，令贱不妨贵，少不陵长，远不间亲，新不间旧，小不加大，淫不破义，则上下相安，远近相信矣。位不可以进趣，誉不可以朋党求。则是非不妄而明，官人不惑于听矣。去奇技，抑异说，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，必加其刑。则官业有常，人心不迁矣。事则留政稽，政稽则功废，处位者而孜孜不怠。奉职司者而夙夜不懈，则虽在契瓶，而守不假器矣。使信若金石，小失不害大政。忍忿捐以容之。简文案略细苛命之。所施必使人易视，愿之如阳春，畏之如雷震。勿使微文烦扰，为百吏所黷。二三之命，为百姓所覆。则使吏竭其诚，上悦下命矣。设官分职，委事责成。君子心竞而不力争，量能受任，思不出位，则官无异业，政典不奸矣。凡此，皆愚所谓省事之本也。苟无此愆，虽不省吏，天下必谓之省矣。若欲省官，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。然施行历代，世之所习。是以久抱愚怀，而不敢言。至于省事，实以为善。若直作大例，皆减其半，恐文武众官、郡国职业，及事之兴废，不得皆同。凡发号施令，典而当则安。倘有驳者，或致壅否。凡职所临履，先精其得失，使忠信之官、明察之长，各裁其中，先条上言之。然后混齐大体，详宜所省，则令下必行，不可摇动。如其不尔，恐适惑人听比前行所省，皆须臾辄复，或激或滋繁，亦不可不重。

甲乙议

昔乡里郑子群，娶陈司空从妹，后隔吕布之乱，不复相知存亡，更娶乡里蔡氏女。徐州平定，陈氏得还，遂两妃并存。蔡氏之子字符衅，为陈氏服嫡母之服，事陈公已从舅之礼。族兄宗伯曾责元衅为抑其亲。乡里先达以元衅为合宜，不审此事粗相似否。又王昌前母服益略同。

书

为文王与孙皓书

时遣吴寿春降将徐绍、孙彧衔命赍书。皓遣使报书，方发使聘吴，并令当时文士作书。昭用勸所作，皓既报命和亲，昭问勸曰：「君前作书，使吴思顺

，发十万之众也。」○孙楚为石苞与皓书，亦此时，徐绍、孙彧与符邵、孙郁参误。

圣人称有君臣，然后上下礼义。是故大必字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后上下安服。群生获所逮至未涂，纯德既毁，剿民之命，以争强于天下，违理顺之，至理则仁者弗由也。方今主上圣明，复畴无舛。仆备位宰辅。属当国重，为华夏乖殊。方隅圯裂，六十余载，金革亟动，无年不战。暴骸丧元，困悴罔定，每用悼心，坐以待旦，将欲止戈兴仁，为百姓请命。故分命偏师，平定蜀汉。役未经年，全军独克。于时猛将谋夫，朝臣庶士，咸以奉天时之宜，就既征之军，籍吞敌之势。宜遂回旗东指，以临吴境。舟师泛江，顺流而下；陆师南辕，取径四郡。兼成都之械，漕巴汉之粟。然后以中军整旅，一方云会。未及浹辰，可使江表底平。南夏顺轨，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，虽有静难之功亦悼，蜀民独罹其害。战于绵竹者，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，伏尸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，况重之于后乎。是故旅师按甲，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。夫料力忖势，度资量险，远致古昔废兴之理，近鉴西蜀安危之效。隆得保祚，去危即顺。屈己以宁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。履危偷安，陨得覆祚，而不称于后世者，非智者所居也。

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，若书御于前，必少留意。回虑革筭，结欢弭兵，共为一家。惠衿吴会，师及中土，岂不泰哉。此昭心之大愿也。敢不承受，若不获命，则普天率土，斯于大同。虽重干戈，故不获已也。太平御览载：荀勖〈为文王与孙皓书〉，饷杂色绶十端，又饷谷三端，又饷细缣十疋。

答王琛书

王陶丘州人阙庙盗鲜卑金头宝带十二枚。

序

穆天子传序

勖领秘书监，时得汲郡冢中古文作书。

诏勖撰次，以为中经，列在秘书。

序古文穆天子传序者，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古发古冢所得书也，皆竹简素丝编。以臣勖前所制定古尺度此简，长二尺四寸。以墨书一简四十字。汲者，战国时魏地也。按所得纪年，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，于是本盖襄王也。按史记六国年表，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四年燔书之岁，八十六年。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，凡五百七十九年也。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。春秋左氏传曰：「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于天下，皆使有车辙马迹焉。」此书所载则其事也。王好巡守，德盗骊耳之乘，造父为御，以观四荒。北绝流沙，西登昆仑，见西王母。与太史公记同。汲郡收书不谨，多毁落残缺。虽其言不典，皆是

古书，颇可观览。谨以二尺黄纸写上，请事平以本简书，及所新写，并付秘书缮写，藏之中经，副在三阁，谨序。

乐歌

晋四厢乐歌

晋书乐志曰：「魏杜夔传旧雅乐四曲，一曰鹿鸣，二曰驹虞。二曰伐檀，四曰文王，皆古声词。」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驹虞、伐檀、文王三曲，更自作声节。其名虽同而声实异，为因夔鹿鸣，全不改易。正旦大会，太尉奉璧，群后行礼，东厢雅乐郎作者是也。后又改三篇，第一曰于赫篇，咏武帝，声节与鹿鸣同。第二曰巍巍篇，咏文帝，用延年所改驹虞声。第三曰洋洋篇，咏明帝，用延年所改文王声。第四曰日复，用鹿鸣。鹿鸣之声重用，而除古伐檀。

古今乐录曰：「汉故事上寿用四会曲。」魏明帝青龙二年，以长笛食举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会。又易古诗名曰羽殇行，用为上寿曲。施用最在前，鹿鸣以下十二曲，名食举乐。而四会之曲遂废。晋书乐志曰：「秦始中使傅玄荀勖张华，各造正旦大会行礼，及王宫上寿酒食举乐歌诗。勖乃更作行礼诗四篇，又为正旦大会王宫上寿歌诗，并食举乐歌诗，和十三篇。」又以魏氏歌诗，或二言，或三言，或四言，或五言，与古诗不类。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頔，頔曰：「被之金石，未必皆当。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，为王宫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。」

正旦大会行礼歌

于皇宋书乐志曰：「晋荀勖造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篇。一曰于皇、当魏、于赫」于皇元首，群生资始，履瑞大亨，敬御繁社。肆覲群后，爰及卿士，钦顺则元，允也天子。明明当巍巍明明天子，临下有赫，四表宅心，惠浹荒貊，柔远能迓，孔淑不逆。来格祁祁，邦家是若。邦国当魏洋洋光光邦国，天笃其祐，丕显哲命，顾柔三祖，世德作求。奄有九土，思我皇度，彝伦攸序。

祖宗当魏鹿鸣

惟祖惟宗，高朗缉熙，对越在天，骏惠在兹。聿求厥成，我皇崇之。式固其犹，往敬用治。

王公上寿酒歌

践元辰当魏羽殇行践元辰，延显融，献羽殇，祈令终，我皇寿而隆，我皇茂而嵩。本支愤百世，休作钟圣躬。

食举乐东西厢歌

煌煌当鹿鸣煌煌七口，重鸣交畅，我有嘉宾，是应是贶。邦政既

图，接以大飨，人之好我，式遵德让。

宾之初筵当于穆

宾之初筵，蔼蔼济济，既朝乃宴，以洽百礼，颁以位叙，或廷或陞，登侯台叟，亦有兄弟。胥子陪寮，宪兹度楷，观颐养正，隆福孔偕。

三台当昭昭

昔我三后，大业是维，今我圣皇，焜耀前晖，亦世重规，明造九畿，思辑用光，时罔有违，陟禹之迹，莫不来威。天被显禄，服履是绥。

赫矣当华华

赫矣太祖，克广明德，廓开宇宙，正世立则，变化不经。民无遐慝，创业垂统，兆我晋国。

烈文当朝宴

烈文伯考，实为帝景，夷险平乱，威而不猛，御衡不迷，皇涂焕炳，七德咸宣，其宁惟永。

猗欤当盛德

猗欤盛欤，先皇圣文，则天作孚，大哉为君，慎徽五典，帝载是勤，文武发挥，茂建嘉勋，修己济治，民用宁殷，怀远烛幽，玄教氛氲，善世不伐，服事三分，德博化隆。道口无垠。

隆化当绥万邦

隆化洋洋，帝命溥将，登我晋道，越惟圣皇，□飞□运，临焘八荒，叡哲钦明，配踪虞君，封建厥福，骏发其祥，三朝习吉，终然允臧。其臧惟何？总比万方，元侯裂辟，四岳蕃王。时见世享，率资有堂，旅揖在庭，嘉客在堂。宋卫既臻，陈留山阳，我有宾使，观国之光，贡贤纳计，献璧奉璋，保佑命之，申锡无疆。

振鹭当朝朝

振鹭于飞，鸿渐其翼，京邑穆穆，四方是式。无兢惟人，王纲允敕，君子来朝，言观其极。

翼翼当顺天

翼翼大君，民之攸暨，信理天公，惠康不匮，将远不仁，训以纯粹，幽明有轮，俊爻在位。九族既睦，庶邦顺比，开源布宪，四海鳞萃，协物正，殊涂同致，厚德载物，灵心隆贵。敷奏谗言，纳以无讳，数以典象，诲之义类。上叙如风，下应如卉。一人有庆，群萌以遂，我后宴喜，令问不坠。

既宴当陟天庭

既宴既喜，翕是万邦，礼仪卒度，物有其容。晰晰庭燎，喤喤鼓钟，笙磬咏德，万舞象功。八音克谐，俗易化从，其和如乐，庶品时邕。

时雍当参两仪

时雍斌斌宋书作份份，六合同尘，往我祖宣，威静殊邻。首定荆楚，遂平燕秦，饗饗文王，迈德流仁，爰造草昧，应干顺民，灵瑞告符，修征响震，天地弗违。以和神人，既戡庸蜀，吴会是宾，肃慎率口，楛使来陈，韩濊进乐，均晋书作宫协清钧。西旅献獒，扶南效珍，蛮裔重译，玄齿纹身。我皇抚之，景命惟新。

嘉会

愔愔嘉会，有闻无声，清酤既奠，笾豆既馨晋书作升，礼克乐备，萧韶九成，恺乐饮酒，酣而不盈。率土欢豫，邦国以宁，王犹充塞，万载无倾。

晋正得大豫舞歌

正德舞歌

人文垂则，盛德有容，声以依咏，舞以象功。干戚发挥，节以笙镛，羽钥云会，翊宣令踪，敷美尽善，允协时邕，焕炳其章，光乎万邦，万邦洋洋。承我晋道，配天作享，元命有造。上化如风，民应如草，穆穆斌斌，行于缀兆。文武旁作，庆流四表，无兢维烈，永世是绍。

大豫舞歌

豫顺以动，大哉惟时，时迈其仁，世载邕熙。兆我区夏，宣文是基，大业惟新，我皇隆之。重光累晖，钦明文思，迄用有成，惟晋之祺。穆穆圣皇，受命既固，品物咸宁，芳烈云布。文教旁通，笃以淳素，玄化畅洽，被之暇豫，作乐崇德，同美诏濩，浚邈幽遐，式遵王度。

诗

从武帝华林园宴二章

初学记作荀勖从武帝华林园，艺文类聚逸勖名，后人随以为武帝诗误也。

习习春阳，帝出乎震协平声，以应仲春，思文圣皇，顺时秉仁，钦若灵则，饮御嘉宾，洪恩普畅，庆乃众臣。

其庆维何，锡以帝址，肆觐群后，有客戾止，外纳要荒，内延卿士。箫管咏德，八音咸理，凯乐饮酒，莫不宴喜。

荀勖本传

荀勖字公曾，颍川颍阴人。汉司空爽曾孙也。祖棐射声校尉。父口早亡，勖依于舅氏。岐嶷夙成，年十余岁能属文。从外祖魏太傅锺繇曰：「此儿当及其曾祖。」既长，遂博学，达于从政。仕魏辟大将军曹爽掾，迁中书通事郎。爽诛，门生故吏无敢往者，勖独临赴，众乃从之。为安阳县令，转骠骑从事中郎。勖有遗爱，安阳生为立祠。迁廷尉正，参文帝大将军军事，赐关内侯。

转从事中郎，领记室。高贵乡公欲为变，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阖闾门，帝弟安阳侯干闻难欲入。佑谓干曰，未有入者，可从东掖门，及干至，帝迟之。干以状白帝，欲族诛佑，勳谏曰：「孙佑不纳安阳，诚宜深责。然事有逆顺，用刑不可以喜怒为轻重。今成倅刑止奇身。佑乃族诛，恐义士私议。」乃免佑为庶人，时官求骑路遗，求为刺客入蜀。勳言于帝曰：「明公以至公宰天下，宜仗正义，以伐违贰而名以刺客除贼，非所谓刑于四海，以德服远也。」帝称善，及钟会谋反，审问未至，而外人先告之。帝待会素厚，未之信也。勳曰：「会虽受恩，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。不可不速为之备。」帝即出镇长安，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勳是会从甥，少长舅氏，劝帝斥出之。帝不纳，而使勳陪乘，待之如初。先是勳起伐蜀，宜以卫瓘为监军。及蜀中乱，赖瓘以济。会平还洛，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。时将发使聘吴，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。帝用勳所作，皓既报，命和亲。帝谓勳曰：「君前作书，使吴思顺，胜十万之众也。」帝即晋王位，以勳为侍中，封安阳子，邑千户。武帝受禅，改封济北郡公。勳以羊祜让，乃固辞为侯，拜中书监，加侍中，领著作，与贾充共定律令。充将镇关右也。勳谓冯 曰：「贾公远放，吾等失势。太子婚尚未定，若使充女得妃，则不留而自停矣。」勳与紈伺帝间，并称充女才色绝世。若纳东宫，必能辅佐君子，有关睢后妃之德。遂成婚。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，而获谄媚之讥焉。久之，近位光禄大夫，记掌乐事，又修律吕，并行于世。出序于路逢贾人牛铎，识其声，即掌乐，音韵未调，乃曰：「得赵之牛铎则谐矣。」遂下郡县，悉送牛铎，果得谐者。又尝在帝位进饭，谓在座人曰：「此是劳薪所炊，咸未之信。」帝遣问膳夫，乃云实用故车脚。举世伏其明识，俄领秘书监，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。又立书博士，至弟子教习，以钟胡为法。咸宁初。与石苞等并立为佐命功臣，列于铭飨。及王浚表请伐吴，勳与贾充固谏帝不可，帝不从，而吴果灭。以专典诏命，论功封一子为亭侯，邑一千户，赐绢千匹，又封孙显为 阳亭侯，乃得汲郡冢中古竹文书，诏勳撰次之。以为中经，列在秘书。时议遣王公之国，帝以问勳，勳对曰：「诸王公以为都督，而使之国，则废方任，又分割郡县。人心恋本，必用嗷嗷。国皆置军，官兵当还给国，而阙边守。」帝重使勳思之，勳又陈。帝以勳言为允，多从其意。又议省州郡县半吏，以赴农功。勳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勳论议损益多此类。太康中诏曰：「勳明哲聪答，经识天序，有佐命之功，兼博洽之才。九典内任，着勋弘茂。询事考言，谋犹允诚，宜登大位，毗赞朝政。」今以勳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，开府辟照。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。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并薨，太子太傅又缺勳表陈。三公保傅，宜得其人。若使杨珧参辅东宫，必当仰称圣意。尚书令卫瓘，吏部尚书山涛，皆可为司徒。如以瓘

新为令未出者，涛即其人。帝并从之。明年秋，诸州郡大水，兗土尤甚。勳陈宜立都水使者。其后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羨赵咸为舍人，对掌文法。诏以问勳，勳曰不可。时帝素知太子闇弱，恐后乱国，遣勳及和峤往观之。勳还盛称太子之德，而峤云太子如初。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勳。帝将废贾妃，勳与冯紘等谏请，故得不废。时议以勳倾国害时，孙资刘放之匹，然性慎密，每有诏令大事，虽已宣布，然终不言。不欲使人知己豫闻也。族弟良曾劝勳曰：「公大失物情，有所进益者，自可语之，则怀恩多矣。」其婿武口亦说勳，宜有所营致，令有所归戴者，勳并默然不应。而语诸子曰：「人臣不密则失身，树私则背公，是大戒也。汝等当宦达人间，宜识吾此意。」久之，以勳守尚书令。勳久在中书，专管机事。及失之，甚惘惘怅怅。或有贺之者，勳曰：「夺我凤凰池，诸君贺我耶？」及在尚书，课试令史以下，核其才能。有闇于文法，不能决疑处事者，及时遣出。帝尝谓曰：「魏武帝言荀文若之进善，不进不止。荀公达之退恶，不不休。二令君之美，亦望于君也。」居职月余，以母忧上还印绶，帝不许，遣常侍周恢喻旨，序乃奉诏视职。勳久管机密，有才思。探得人主微旨，不犯颜忤争，故得始终全其宠禄。太康十年卒，诏赠司徒，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，钱五十万，布百疋，遣兼御史护丧，谥曰成。勳有十子，其达者辑藩组，及嗣官至卫御。卒，谥曰简。子峻嗣，卒，谥曰烈，无适子，以弟息识为嗣。辑子绰，绰字彦舒，博学有才能，撰晋后书十五篇，传于世。永嘉末为司空中郎，没于石勒，为勒参军。